

穿旗袍的女子

文/姚晓丹

喜欢旗袍，是少女时代的渴盼。许是读多了张爱玲小说的缘故，泡一杯茉莉花茶，放一曲梁祝钢琴曲，在那醇厚中透着沉静，忧郁中透着浓郁的涓涓流淌中，让张爱玲笔下的旗袍女子，从逝去的时光和沉睡的记忆中慢慢地苏醒，那含蓄静敛，风情缱绻的滋味，似一缕花魂如梦如幻在房间久久萦绕弥散。

少女时，虽对旗袍情有独钟，但对旗袍的那份唯美心境，让我始终不忍心随意地亲近它。那种并不张扬的显山露水，动起来是一道玉树临风，静下来则像一泓春水荡漾于心底。它蕴蓄了太多的内涵，也代言了一段尘封的岁月痕迹。总认为，它的婉约、从容、温润，只有张爱玲那样的女人才能穿出心如止水的境界；总认为，它有一种冷艳的忧伤，有一种繁华落尽的沧桑，

只有阮玲玉那样的女子才能穿出妩媚典雅的风情。

三十，为人妇、为人母的我终于从箱底翻出了那件久已珍藏的粉紫色旗袍。

四月，温柔的煦风轻拂着脸颊，暖暖的阳光亲吻着光洁的手臂。一袭粉紫镶黑边的旗袍，一双淡紫的细高跟凉鞋，一名冷香端凝的女子，袅袅娜娜地逶迤于绿草如茵的校园，如一缕淡紫的云从天际飘来。学生艳美的眼神，同事惊异的表情，终于穿出了旗袍的成熟与妩媚。

其实，穿旗袍的女子是一杯纯净无瑕的水。她的心是透明的，一个眼神，一个不经意的举止，都能泄露心中渴望激情的秘密。她敏感而多情，在白日那最热闹的场景里，会忽然感到刺心的孤独；在夜

里那最安逸的时刻里，会忽然有一种沁入肺腑的难过。她又是沉静的，宛如一杯清水，守望岁月的孤寂，甚至灵魂也变得安静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否？酒已温热，清茶已泡好，只等心灵相通的人如约来到。

穿旗袍的女子又是一支哀婉动人的曲词。她喜欢独处，冲一杯咖啡，选一处临窗的座位，凝望那一脉悠悠的斜晖晚照，如同李清照词里的女子，只是从今又添一段新愁，有点朦胧，有点神伤。或者在淅淅沥沥的雨中，撑一把油纸伞，丁香一般开在铺着石板路的深巷，追忆着黯然远离的丁香花瓣和幽幽暗香。

穿旗袍的女子也是一首淡雅古朴的诗。她有高雅的气质，恰如空谷幽兰，又似凌波菡萏。有点沉寂的高傲，有点淡泊的恬静，有点凄迷的惆怅，宛如古典的花，盛开在时光深处。她灿烂时如春梅绽放，落寞时似梨花带雨。她会挽起三千青丝，把一段伤心的情感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，尘封于岁月的淡淡无情，只是拈花微笑。

走过了“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”的青涩；经历了“一面风情深有韵，半笺娇恨寄幽怀，月移花影约重来”的楚楚动人；走过了“绣幕芙蓉一笑开，斜依宝鸭亲香肋，眼波才动被人猜”的风情万种；经历了“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雨”的寂寞；忍受了“寒日萧萧上锁窗，梧桐应恨夜来霜”的独孤惆怅。如今，她只是山中一朵朴实的无名花，不能与漫山俗艳的杜鹃争宠，更没有扑鼻的芳香招蜂引蝶，但她仍固执地开在杂草丛中，怒放自己。她也有落红的伤感，也怕随风飘零，上帝赋予了生命，就要展示自己独特而无言的风姿。

